

(苏)叶·格·列什凯 著 淼 华 程立真 赵文炎 译

这本书讨论的是
婚后爱情的巩固与发展,
以及关系破裂的原因……



婚后的爱情生活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新婚的爱情生活

〔苏〕叶·格·列什凯 著

森 华 程立真 赵文炎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7.12 北京

责任编辑: 李紫林

封面设计: 李世英

新婚的爱情生活

[苏] 叶·格·列什凯 著

森 华 程立真 赵文炎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大街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胜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 × 965 1/36 127 千字 74 印张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5000 册

ISBN 7—80035—026—6/G·7

书号: 7445·008 定价: 1.45元

89646



ISBN 7-80035-026-6/G

书号: 7445 · 008 定价: 1.4



目 录

1. 相识	1
2. 人为什么要结婚	11
3. 相恋	23
4. 妈妈，爸爸，他就是我的未婚夫	57
5. 妈妈退休了	69
6. 快乐的节日	78
7. 热热闹闹的婚礼	86
8. 蜜月旅行	92
9. 与波兰客人谈家庭	109
10. 幸福的奥秘	124
11. 离婚	147
12. 做家务的艺术	161
13. 给孩子起名	172
14. 咖啡馆里的争论	182
15. 高高兴兴迎新年	193
附：社会学家谈年轻家庭	198

相 识

八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天气炎热，午饭时间刚过，海滨浴场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了。奥列格还不知道，这一天在他的生活进程中将会引起多么大的变化，依旧悠然自得地晒太阳。旁边有人和着吉他声在唱歌，有人在嬉笑，有人在玩排球。突然，扩音器里的广播声淹没了一切喧闹：“请大家注意了，请大家注意了！克里米亚《旅伴》国际青年旅游活动中心广播站现在播送通知。请大家不要忘记，今晚十七点在酒吧将举行苏联和波兰青年联欢会。”

“别晒了，”躺在奥列格旁边的安德烈对他说，“咱们走吧！”

奥列格与安德烈是十天前来这里后才刚刚认识的，但已经相处得很好了，他们知道，离开活动中心《旅伴》以后两人也还要继续交往下去的。

“别着急，我再游会儿，”奥列格说。

“那你可别迟到啊！”安德烈走的时候提醒了他一句。

不用说，奥列格还是迟到了。他一推开酒吧的门就听见了安德烈的讲话声。同外国朋友一起举行的联欢会常常是由安德烈致开幕词。

“对诸位光临此地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欢迎你们来到这阳光明媚的克里米亚。我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有着悠久的友谊，你们来这里做客我们非常高兴。克里米亚的南岸是我国景色最美丽的地方之一，这里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大家尽管昨天才刚刚来到这里，但对这一点也许已经深有体会了吧。”

大家坐在摆成一排的桌子两旁认真地听着安德烈讲话。奥列格尽力不发出声响，找了个空位子坐下了。

“到我们《旅伴》国际青年旅游中心来游玩的有来自我国各地的青年，”安德烈继续说着，“他们或来此消夏，或来此度假。大家之所以喜欢到《旅伴》来是因为它使我们得以结交朋友、欢度时光。我们还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欢迎你们，我们的波兰客人。”

大家都鼓起掌来。波兰客人向苏联青年露出了微笑，用俄语同他们交谈着。奥列格兴致勃勃地打量着客人，他的目光停留在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姑娘的身上……

“我们希望，你们在这里能得到很好的休息，”安德烈说，“这里的体育场，小船，脚踏的游艇，滑板都可以供你们使用。明天早晨将为所有第一次来到大海边的朋友们举行‘初踏海浪’典礼。”

“我还想再补充一点，虽然出席我们今天联欢会的只有三十人，但在这里休假的俄罗斯朋友和外国朋

友总共将近五百人。也许，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难以一下子把这么多青年人聚集在一起，你们由此可知，在这里会有多么快活！以后我们大家还要在海滨浴场，在比赛中，在舞会上经常见面，将会更加亲近和了解。我们这一批人当中有大学生，有工人，有工程师，还有各种不同职业的工作人员。我们来自各个城市和农村，来自各个加盟共和国。让我们为我们在克里米亚的欢聚，为苏联青年和波兰青年的友谊干杯！”

大家都站了起来，喧闹声、欢笑声和碰杯声响成一片。奥列格急忙与他对面的姑娘碰了杯。姑娘长着一头浅发，一双灰色的眼睛。有人说，波兰姑娘是最美丽的姑娘，奥列格现在也不能不同意这种说法了。姑娘朝奥列格莞尔一笑，随即转过身去对站在她右边的小伙子用波兰语说了些什么，两人都笑了起来……奥列格现在最感遗憾的是他不懂波兰语。

“现在请允许我说几句，”一位波兰姑娘请求发言。“我叫夏娃·普舍贝利斯卡，与我们旅游团的其他团员一样，我也是大学生。我们都来自格但斯克市。你们可能已经发现，我们几乎都会说俄语。这是因为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是《你了解苏联什么？》俄语智力竞赛中的优胜者，这次旅游正是对优胜者的奖励。其他人是格但斯克各大学的优秀生。虽然他们现在还不会说俄语，但是我们相信，他们一定能在这里学会的。”

奥列格心想这位浅发姑娘肯定不会说俄语。她与她旁边的人用波兰语热烈地交谈着，甚至朝奥列格看都不看一眼。

“下一次请你们到我们那里做客，”夏娃邀请道，说完又问安德烈：

“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给我们作个自我介绍好吗？”

“当然可以，”安德烈微笑着说，“我叫安德烈·科罗利柯夫，二十八岁，生在莫斯科，长在莫斯科，还在莫斯科大学毕的业。我是搞社会学的，专门研究家庭问题。”

“喔，那么你对家庭的一切问题都很了解喽？”一位姑娘娇媚地问道。

“我希望能把一切问题都搞清楚，”安德烈回答说。

“你结婚了吗？”

“正因为他对家庭生活太了解了，所以还不想结婚，”奥列格替安德烈回答道，大伙都笑了起来。

联欢会还在继续进行，小伙子 and 姑娘们纷纷发言，作着自我介绍，举杯祝词，相互提着各种问题，朗诵着俄罗斯和波兰的诗歌，交换着礼物。奥列格对周围的一切兴致索然，唯独坐在对面的姑娘使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突然，他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奥列格！”是安德烈在叫他，“你在那怔怔地想什么呢？这儿有人请你作个自我介绍。”

“我？为什么要我作自我介绍？”奥列格感到惊讶。

“谈谈吧，”夏娃请求道，“安德烈说你一边在学习，一边还在工作。谈谈你自己吧，我们都很感兴趣。”

奥列格不知所措地站起来。若是在别的场合他肯定会不慌不忙地满足大家的要求，可眼下，这位还不太熟识的浅发姑娘在瞧着他，奥列格感到难为情。

“我叫奥列格·杰尼索夫，”他说了一句便不吭声了。

但姑娘却亲切地朝他莞尔一笑，于是他顿时觉得有了信心。

“我二十五岁，”奥列格继续道，“我住列宁格勒，在电力公司当车工。从部队复员后我考上了工业学院设在我厂的夜大学。现在我是四年级的学生。”

“为什么你上夜大学，不考工业学院呢？”

“我觉得，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学习效果好。大学毕业后再去了解生产实践要化去多少时间、化去多少国家资金啊！可是，对一个早就懂得生产实践的夜大毕业生来说，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样的毕业生无论在思想品质上，还是在心理上都要成熟得多。”

“你的父母亲也在这个工厂工作吗？”夏娃问道。

“不，我的父母亲早就去世了。我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夏娃说，“安德烈说，你是车间的工会委员。请你告诉我你们车间工会都做些什么工作，象你这样年轻的工会委员多吗？”

“我们车间年青人多，”奥列格回答说，“所以不仅在团委里有年青人，而且在工会里也有年青人。我们车间工会负责解决本车间工人的各种生活和劳动纪律等问题，比如分配住房，发放疗养证和休假证，讨论劳动纪律，接受和辞退工人等问题。没有我们工会的同意，是不能解雇任何工人的。”

“你住在哪里？”有人问奥列格。

“我住集体宿舍。我们厂有好几幢集体宿舍楼。你们提出的问题好象我都回答了。”奥列格端起了自己的酒杯，“现在请允许我告诉你们我今天的一个发现：世上最美丽的姑娘在波兰，我建议为波兰姑娘干杯！”

奥列格望了望他对面的姑娘，但姑娘发现了他的目光后把脸转了过去。

联欢会就要结束，奥列格在想，这位姑娘眼看就要走了，在这么大的喧闹的旅游中心里他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大家站起来，开始道别，许多人约好晚上再见，但那位姑娘却走了……奥列格这时赶上了她，心想她的英语肯定会比俄语强，就急忙用英语问道：

“你懂英语吗？”

姑娘惊愕地看了看他，摇摇头，笑了起来，朝门口跑去。

“你怎么把她逗乐了？”安德烈走过来问道。

“我也不知道，”奥列格惘然若失地回答说，“我只问她会不会讲英语。”

“你今天怎么神神叨叨的，”安德烈说，“同波兰人讲什么英语嘛，美国大学生已经来了一个星期了，如果你那么想讲英语，找他们去讲就是了。”

“好吧，我找他们去！”奥列格无精打采地说。

他为没能与姑娘结识而感到沮丧，晚饭后哪儿也不想去。

“今晚有《我们的天才》文艺晚会，走，瞧瞧去！”安德烈来喊他。

“我不想去。”

“怎么啦？晚会会很有意思的。再说，我们今天遇见的波兰人也答应要去。”

“是吗？他们真的要去？”

“真的。他们还要表演节目呢。怎么样，你去吗？”

“走！”

凉亭四周几乎已经座无虚席，但是奥列格运气不错，他发现第二排有个空位子，恰巧又紧挨着那位姑娘。奥列格已经顾不得安德烈，挨着她坐下了。这时他

才发现，在姑娘的另一侧坐着一个波兰小伙子，他与姑娘谈得正热乎。她也在开心地笑着……

文艺晚会开始了，青年们上台表演歌舞，演出话剧。两队演出，看谁演得好。

“现在，我们的比赛已经进入尾声，”晚会主持人宣布说，“比分是八十五比九十。但获八十五分的演出队还有一个节目没演，这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节目。由玛丽娜·康德拉季耶娃演唱俄罗斯情歌。”

不知为什么，坐在奥列格旁边的姑娘站起来朝台上走去。她抱着吉他，把眼前的一绺浅发往后撩了撩，拨出几个和弦后唱了起来。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奥列格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这个姑娘叫玛丽娜，无法相信她能用如此纯正的俄语唱情歌，要不，她真是个俄罗斯姑娘。

大家久久地在为玛丽娜鼓掌，奥列格比谁都拍得响。玛丽娜早已经在他的旁边坐下了，可他还在起劲地鼓掌叫好。

“别鼓了！”玛丽娜对他说。

“说实在的，我还在为你不会讲英语而遗憾哩！”奥列格大声说道。

“那为什么？”

“我以为你是个波兰人，不懂俄语。我呢，又不懂波兰语。”

“噢，怪不得你问我会不会讲英语。我心里还在

纳闷：“这个人真有点怪哩！””玛丽娜笑了起来。

晚会主持人说：

“评委会一致认为：玛丽娜·康德拉季耶娃的表演应该给满分——五分。这样一来，比赛的结果是友谊第一！请乐队奏乐，奏迎宾曲！”

“祝贺你！”奥列格对玛丽娜说，“全亏了你我们才没输。难道你不认为应该为此庆贺一番吗？你不会拒绝同我一起去酒吧喝一杯吧！”

在小巧、舒适的酒吧里，他俩好不容易才找到两个空位子。奥列格问她：

“你来《旅伴》很久了吗？”

“是的，已经两个星期了。再过四天我就该回去了。”

“怎么前些天我没见到你呢？”

“你没注意就是了。”

“不管怎么说，重要的是我还是见到了你！你今天来参与波兰人的联欢会简直太好了。”

“我非常想练练我的波兰语。”

“你在哪儿学的波兰语？”

“我在大学语文系学习，除了学习波兰语外，还学法语。”

“你在莫斯科住吗？”

“不，我在列宁格勒住。”

“我太走运了。”

“为什么，走什么运？”

“因为我也在列宁格勒住。”

“你的意思是，我们还能在列宁格勒相会？”玛丽娜嫣然一笑。

“那还用说。”

他们默默无语。过了一会儿奥列格建议说：

“我们跳个舞好吗？”

“好吧！”玛丽娜欣然同意……

国际青年旅游活动中心《旅伴》靠海有一条长长的滨海大道，沿着大道可以久久地漫步。舞会散后，大家都回住处休息了，只有他俩还在……

人为什么要结婚

四天时间飞快地、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这四天似乎与前些日子并无两样：同样是海滨浴场和大海，同样是打排球和打网球，同样是歌舞比赛和舞会。然而，对奥列格来说这可不寻常的日子：有玛丽娜相伴相随……

玛丽娜临行前一天晚上，在奥列格和安德烈住的那间屋子里聚集了许多人。

“让我们一年后再来这里相会吧！”有人建议说。

“这未必能做得到，”安德烈表示异议，“这一年里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将结婚，他们度假就会有其它的打算了。”

“安德烈，你也准备结婚吗？”玛丽娜问。

“我倒没有，但是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现在恰恰处在积极准备成婚的芳龄。不过，不同的国家结婚年龄线也不一样，就是在我国各个加盟共和国也都不一样。”

“你说得具体点，”奥列格请求说，“这倒挺有意思。那末人们一般到什么年龄才结婚呢？”

“女子十八岁到二十四岁，男子二十岁到二十七

岁。在中亚的加盟共和国女子通常十八岁到十九岁就出嫁。显然，传统习惯的影响是很大的。从前这里的风俗习惯是姑娘十三岁到十五岁就出嫁，但是，比如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女子却常常是二十六岁到三十岁才结婚。那儿的传统是男子必须经济自立，这样一来，妇女的结婚年龄相应地也就偏高了。此外，那里的许多男子都认为，结婚以前必须要有几年的时间对未婚妻作长时间的了解。总的来说，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其各自的传统风俗，说来话长，怕你们不太感兴趣。我看，咱们最好还是唱个歌吧！”

“不，等等！”有人制止了安德烈，“你还是再给我们讲点什么吧！比方说，你来《旅伴》国际青年旅游活动中心以前在干什么？研究什么问题？”

“我到明斯克去了一趟，那次出差很有意思。单位让我作一个社会心理调查，了解一下青年对婚姻的看法。我决定到厂办技术大学去向学生作这一调查。”

“为什么你偏偏要到厂办大学去呢？”玛丽娜问。

“我不是心血来潮作出这一选择的。那儿的学生与大学本科生不一样。第一，他们年龄比较大，所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结婚。第二，他们代表了各种各样职业的劳动阶层。第三，对他们来说，学校不只是唯一的交际环境，也就是说，他们对生活的了解比本科生要广泛。我与他们四、五年级的学生聊过，他